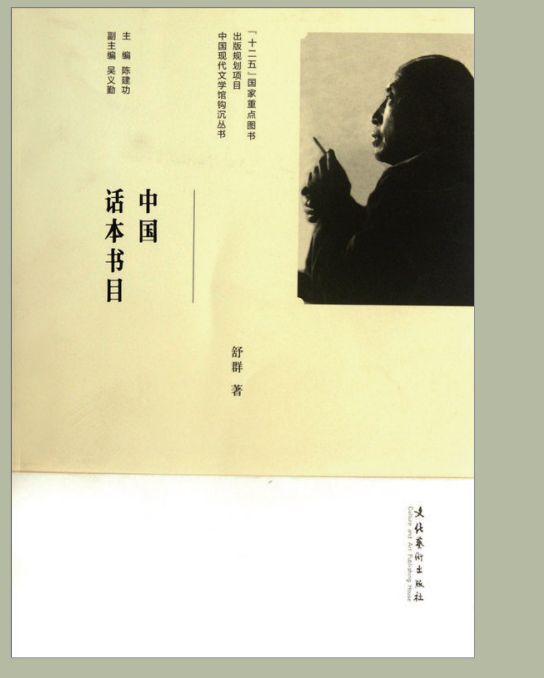


《中国话本书目》的启示意义

——纪念舒群诞辰100周年

□白崇人(回族)



去年,雷明将其父舒群编著的《中国话本书目》(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书目》)一册赠我。面对厚厚的《书目》,读了双丽在卷首所撰的《贬黜之地的苦涩与丰饶》一文,令我感动、感叹、感慨。

舒群1913年出生,原名李书堂,满族,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和革命活动家。他年轻时就开始文学创作。1935年在上海参加“左联”,完成了他的成名作《没有祖国的孩子》,并陆续出版了《秘密故事》《战地》《海的彼岸》《老兵》《雪》等中短篇小说集。后到延安,担任《解放日报》第四版主编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系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创作长篇小说《这一代人》和短篇小说集《我的女教师》。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遭受了不白之冤。改革开放后,出版了《毛泽东故事》等作品,其中《少年 chen 女》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外,他还用几十年的心血,编著了《中国话本书目》。

“五四”运动以来,一大批进步作家、诗人和文学理论家把目光投向了域外(包括西方和东方)的进步文学以及各种创作方法、文学流派,并从中汲取营养,促进了我国新文学

清雍正年间,在大兴安岭的苍茫林海中,鄂温克族索伦部的人们过着和谐安宁的狩猎生活。一日,圣旨传来,令3000名索伦兵丁携家眷迁往呼伦贝尔草原筑城驻防。为了国家的安定、疆土的永固,鄂温克人毅然踏上了艰辛的西迁路。这就是歌舞剧《彩虹之路——鄂温克》创作的历史背景。6月16日,由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牧骑创作演出的这部歌舞剧首演在该剧所讲述的历史发生地呼伦贝尔市。很多观众是通过该剧第一次了解了自己所生活的这片土地,了解了这片土地上的开拓者和守卫者。

《彩虹之路》全剧共分6幕,分别是“美好家园”、“圣旨”、“迁徙”、“安营扎寨”、“征战”和“寻夫延嗣”。这6幕22场连成一条清晰的脉络,完整地再现了历史上鄂温克索伦部从大兴安岭以东的布特哈地区西迁至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展示了鄂温克人历史、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该剧是鄂温克民族的一部西迁史,一部戍边史,一部征战史,一部风俗史。

鄂温克是古老的森林民族,他们将自己称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他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同命运,共生存。大兴安岭的峰峦叠嶂赋予了鄂温克人勤劳勇敢的民族品格,茂密的大森林孕育了鄂温克人深明大义的民族精神。面对着“风云突变,国土难保”的局面,部落长经过痛苦的抉择,毅然决定西迁,到祖国的北疆——呼伦贝尔大草原去筑城驻防。索伦勇士们豪迈地唱出:“保卫边疆是神圣的职责,勇敢的鄂温克人啊!”

“祈福”与“告别山神”两场生动地再现了萨满教的祭祀仪式和鄂温克族的民风民俗。在萨满的祈福声中,面对着心中的山神,鄂温克人久久地拜别。“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但是西迁的鄂温克人还能再回到世代居住的山林吗?部落长萨伊莎走出很远后突然转身,那深深的一抱,心中的眷恋与不舍,都尽在不言中了。

风雪交加的西迁路上,索伦部的民众扶老携幼,相互扶持。尽管路途迢迢,历尽艰辛,他们却始终没有停下西行的脚步。鄂温克是一个坚强的民族,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是超乎想象的。来到了梦里的草原,看到“呼伦烟波,银河潺潺,贝尔浩渺,繁星闪闪”的情景时,他们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并且很快适应了草原上戍边、练兵、巡逻、游牧的生活。

由于鄂温克部队骁勇善战,所以被频繁地调往各地作战。正当索伦部的军民们适应了平静的戍边生活之时,烽烟再起,索伦勇士们要再次为国出征去平定叛乱。告别了父母亲人和新婚的妻子,索伦部的年轻人人们在本布古尔的率领下奔赴疆场。

由于索伦勇士们常年浴血奋战在疆场,后方部落的人口在逐年减少,为了部落的希望、种族的延续,索伦部的妇女们决定奔赴战场去寻找自己的丈夫,于是历史上鄂温克妇女最感人的壮举“取孩子”在天地上演了。该剧重点突出了鄂温克民族的生命观和民族大义。序曲中优美动听的鄂温克摇篮曲既表达了鄂温克人对生命的珍



七彩历史路 大义民族魂

——评歌舞剧《彩虹之路——鄂温克》

□刘畅

爱和期许,同时也为第6幕“寻夫延嗣”埋下了伏笔,既做到了首尾呼应,也让观众理解了鄂温克妇女万里寻夫去“取孩子”壮举背后的深刻意义。

当勇士的妻子们风餐露宿、披星戴月,跋千山涉万水,历经近一年的时间到达军营之后,娜丹却再也见不到心爱的本布古尔了。当本布古尔的好友图列希将他留下的战袍捧给娜丹之后有一段极其悲壮的场景,在呼天抢地的激越的舞蹈动作中,将索伦勇士们怀念战友与娜丹思念亲人的痛苦的心境尽情地宣泄出来。每场演到此,很多观众都已是泪如雨下。鄂温克民族热爱生命,但为了国土的完整、边疆的稳定,索伦勇士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鄂温克妇女们怀上了勇士们的孩子后,又勇敢地踏上了归程。在风雨交加的归途中,索伦勇士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妇女们将孩子高高地举起,此时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风雨之后的彩虹格外美丽。彩虹被鄂温克人视为吉祥、幸福的象征,而这个新生命也是鄂温克民族的希望,是鄂温克民族必将浴火重生的象征。

一部成功的歌舞剧至少应该具备3个要素:动人的剧情、成功的音乐舞美创作和演员们出色的表演。《彩虹之路》的主创人员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对剧情进行了精心的构思,既突出了鄂温克索伦部西迁与征战的主线,也穿插了凄美的爱情

故事与大量民风民俗的展示。与精彩剧情相配合的该剧的音乐舞美创作也非常有特色,浓郁的民族风情是这部歌舞剧的一大亮点,在此基础上,又融入了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吸收了许多新的创编手法。《彩虹之路》全剧80%以上的歌曲都是以鄂温克族古老的民歌为素材,又经过创新和再创作。开篇优美动听的鄂温克族摇篮曲,一下子就把观众带入了鄂温克民族传统生活场景之中。此后,无论是表现森林狩猎生活与初见草原时的欢快喜悦、宗教仪式氛围的神秘庄严、迁徙路上的凝重悲凉、战火纷飞中为国捐躯的慷慨悲壮,还是抒发告别故乡时的深情哀婉、思乡时的低沉忧伤、送征时的情深意长、恋人惜别时的浪漫抒情,以及对生命的讴歌赞美,该剧的音乐都很好地阐释了剧情,烘托了气氛,也对演员塑造舞台形象起到了良好的烘托作用。

演员们的表演也很出色。参演的60多名演员全部来自鄂温克自治旗乌兰牧骑,这是一支以年轻人为主的队伍,他们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给这部历史题材的歌舞剧增添了青春的活力。比如“抢枢”一场,不仅形象地再现了鄂温克民间一项传统娱乐活动——“抢枢”,突显了年轻人活泼好动的特点,而且传达了鄂温克年轻人在迁徙途中不畏艰险、苦中作乐的顽强精神!尤其是在本场最后,小伙子们一段奔放狂野的群舞尽显阳刚之美,展现了鄂温克民族热情豪放的一面。

世”、“警世”、“醒世”的社会功能。这一文学现象,对现代作家无疑是有启示作用的。

其三,写作者需要关注读者的需要和兴趣。现代文学强调作家的个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写作风格,都有运用创作方法和使用语言的自由。一个作家对我说:“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出什么读者就看什么。”从话本的产生和发展看,说话人是主体,听众是客体。说什么书,怎么说,是说话人的自由。但话本的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有时听众成为主体。我国一些文学史和有关话本的专著(包括《书目》)都引用了韩愈古诗《华山女》,写佛道两教斗俗讲的情形。诗里先说“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官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这说明佛徒讲得很成功。“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显然道士失败了。华山女儿升座讲法(当然是道教话本),听讲佛经的人都跑过来,“众寺人迹扫除绝”,道观却出现“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的盛况(引自《书目》“后记”)。根据韩愈这首诗中所述,说明说话人必须关注听众的兴趣。你说的话故事听众不爱听,你说话的技巧听众不买账。说话人就失去了听众,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现代作家就是当今的“说话人”。你失去了读者,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其四,说话人要吸引听众,首先是要有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优秀的话本大都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表现人物的命运遭际。即使是讲史的话本,也都以人物为中心。明代的几部长篇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就是集唐、宋、元的一些历史人物话本而编撰演绎而成的。其次,要有引人入胜的情节,让听众追随故事中的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迭宕起伏,“拴住”听众。一些长篇说话更是如此。听了上回就想听下回,回回相连,回回紧扣。因此,形成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惟一形式——章回小说。此外,说话人还必须讲究说话的技巧。那些优秀的话本大都结构巧妙,叙事有序,交代清楚,详略得当,并使用悬念、巧合、误会等技法和引用诗词曲赋。这些艺术特点对现代作家的写作应该还具有借鉴意义。

其五,话本是我国较早的白话小说。白话即是口语,是生动新鲜的活的语言。说着顺口,听着顺耳。话本就是口语的文字化。它适应社会的需求,贴近百姓,符合百姓的审美习惯。所以,话本一出现便深受百姓的喜爱。宋代,大城市说话的场所(如瓦子、勾栏等)如雨后春笋,形成了话本的创作高潮。说话人讲究语言艺术。如果我们听一听现代一些说书艺人的“评书”,就能领略其语言表达的高超技巧,现代小说家应从中得到启迪。

总之,舒群经过数十年的辛勤劳作,将分散于各种书籍中的话本真伪和信息,予以整合、归纳,搜寻遗失,合并重复,考证真伪,增添注释,集话本书目之大观。他在“后记”中说:“全目一〇三,勿活”“观止”,可谓“大观”。仅此,就彰显了此书的学术价值。

在我看来,舒群是希望通过这本书告诉年轻的作家,要继承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传统,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革,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学习古代小说的写作艺术,满足百姓的需求。这就是我读舒群先生《中国话本书目》的点滴心得,并以此纪念舒群先生诞辰100周年。

此外,“战火纷飞”一场中的群舞也相当令人震撼。演员们通过舞蹈队形的更迭变化和不同速度、不同力度、不同幅度的舞蹈动作,将战火纷飞中索伦勇士浴血疆场的场景生动地再现了出来。威武的阵形、刚劲的舞姿、雄壮的配乐,营造出气贯长虹、金戈铁马、浩气长存的悲壮画面,塑造了索伦勇士的群像,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该剧的主角本布古尔由涂俊成扮演,表演非常出色。无论是“惜别”中形舒意广的轻步曼舞,还是“大练兵”中充满力量感的舞蹈动作,将战火纷飞中索伦勇士浴血疆场的场景生动地再现了出来。威武的阵形、刚劲的舞姿、雄壮的配乐,营造出气贯长虹、金戈铁马、浩气长存的悲壮画面,塑造了索伦勇士的群像,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祖国的统一、边疆的安定不仅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也是各族军民共同维护、缔造的结果。清朝,索伦勇士出征六七十次,转战达22省,为抵御外侵、平定内乱作出了巨大贡献。索伦勇士为国为民浴血疆场,体现出的民族大义惊天地、泣鬼神。关河百战,青史可鉴。忠魂不死,功绩长存。歌舞剧《彩虹之路》较好地反映了鄂温克民族这段可歌可泣却鲜为人知的历史。

该剧的艺术总监、故事的原创者涂们是从这片大草原走出去的表演艺术家,他本人即是鄂温克族,这部历时3年筹备,凝结着他的心血的《彩虹之路》正是他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与深深的民族自豪感的集中反映。他这样解释《彩虹之路》名称的由来:“我们想用彩虹寓意我们这个民族所走过的道路是七彩的。”

该剧在公演之后,获得广泛的好评。作为观看过该剧多次的观众,我对此深有体会。首场演出,我同北京师范大学蒋原伦教授一起观看,回来后他问我:“这部歌舞剧保留了多少原汁原味的鄂温克民族的文化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用音乐传播文化,用舞蹈演绎历史。这也许正是创作与演出歌舞剧《彩虹之路》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所在。这部歌舞剧所描述的鄂温克民族所走过的七彩历史路,所体现的大义民族魂,以及精彩的歌舞表演、多姿多彩的民俗展示,都是这部剧值得欣赏、值得推荐的重要理由。”



《蒙古帝国》:一部恢弘的蒙元文化史诗

□里快

在中国文坛,反映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们征服沙场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能够对其进行全景式呈现的作品,却寥若晨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包丽英著的长篇作品《蒙古帝国》值得肯定。《蒙古帝国》以战争为主要场景,全方位地描写了自13世纪起,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一批蒙古族杰出人物,走出兀儿罕山,在战场上扬鞭奋蹄,纵横捭阖的事迹。这样,一个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领军的蒙古族杰出历史人物画廊便鲜活起来。

《蒙古帝国》共4部,第一部《狼性征服》描写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征战中土,最终将目光瞄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斡难河之战、十三翼战役、阔亦田战役、丘处机讲道、西征辉煌等,在这里清晰可见。

第二部《狂飙西进》以成吉思汗之孙、术赤之子拔都为主要书写对象,写拔都从公元1236年始,率领军区6万西征军,像狂飙一样横扫战场,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金帐汗国。此后,拔都又独具慧眼,力排众议,将他的堂弟蒙哥推上大汗宝座。在宏大的战争场面之外,作品还点缀着拔都与几位美丽女子的情感纠葛。战争与爱情、铁血与柔情相互映衬,表现得尤其精致。

第三部《煌煌盛世》主要写蒙哥汗突然去世后,忽必烈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谋略成功开疆拓土,之后,对内力保保守,敌对势力,对外继续征服大地,并将云南、西藏等地区并入元朝版图,统一中国,建立了元王朝。雄赳伟略的忽必烈,心系天下的真金太子、贪得无厌的阿合马、博闻多识的马可·波罗、忠贞爱国的文天祥等艺术形象都栩栩如生。

第四部《帝国余晖》,通过神女塞西娅深情细腻的讲述,用诗化的语言,勾勒出一部蒙古帝国的延续——帖木儿帝国的兴衰史。征战与杀伐、忠诚与背叛、情与恨的矛盾纠葛,共同谱写了成吉思汗家族的女婿——“跛子”帖木儿的传奇人生。此前,有关帖木儿的史料和文学作品都不是太多,但包丽英在《蒙古帝国》中敢于直接描述这一事件,实为难得。从中可以看到作家对蒙元历史的精深研究和独到把握。

作家自称,《蒙古帝国》杀青后,即开始莫卧儿帝国的创作。莫卧儿,蒙古一词的突厥语音变,莫卧儿帝国即蒙古帝国。这是帖木儿六世嫡孙巴布尔承继其祖父的辉煌,在南亚次大陆建立的一个重要帝国。这部著作完成后,蒙古民族从13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的辉煌历史,便得到了完整的艺术呈现。

《蒙古帝国》成功地塑造了从成吉思汗开始,一直到沙哈鲁的儿子兀鲁伯等八代、近百个蒙古族人的形象,为读者展开了一个恢弘博大的蒙元历史时空,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人类生存环境。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战争进行了辩证的思考。成吉思汗和他的后继者们,在征战沙场时所体现出来的胸怀和才能为很多人称道,但有人对此也颇多微词,对这些战争扣上“野蛮”、“铁血”、“疯狂的占有欲”等字眼。这就涉及到一个战争观的问题。

对此,包丽英在《蒙古帝国》中通过术赤与成吉思汗的对话,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作品中,术赤问:“父汗,攻打花刺子模以来,您不觉得我们杀人太多了吗?”“我们的部队洗劫城市,杀人放火,马蹄过处,满目疮痍。我们守着这样的废墟还有什么用处?保护它难道不比摧毁它更具价值,更有意义吗?”成吉思汗觉得,蒙军的兵力不足以兵分五路占领各个城市。倘若不能给这些城市以致命打击,只怕疯狂的反扑就会为时不远。术赤与成吉思汗是否有过这些对话,无从可考,但作家为了表现人物的性格,写出了这些场景。

在《蒙古帝国》中,复仇是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们进行历次战争的主要动因。战争被剥开抽象的外表,变得真实而具体。当然,消弭仇恨的方式不仅仅限于战争。春秋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往返策略,就抑制了不少战争。在有些历史学家看来,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们似乎也应当这样做,但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他们这样做的社会、政治、民族与人文环境何在?显然,这些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去研究、思考。

驰骋在《蒙古帝国》中的英雄们,刚毅、果敢、顽强,同时不乏柔和、缠绵、怜悯的一面。亲情、爱情、友情以及爱而不得、罢而还恋、暗而难掩、爱恨交织等情感描写,温柔地飘荡在文字里,能让人确切地感受到生命美好的气息。这在术赤与赤勒格汗,成吉思汗与祺儿,古克与婉嫣,兰容与贵由、拔都,真金与清风,欧乙拉与沙哈鲁的身上表现得委实动人。而铁木真与李儿帖,马可·波罗、伯颜与真金等人物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与坚定执著的爱情,更是让人肃然起敬。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可以忘怀,惟有爱不能”。这正如作家对成吉思汗给出的评价:“他是一个生厮杀,征服过无数敌人,却有两样东西始终征服不了:一个是死神,一个是心头的爱人。他爱妻儿兄弟,爱朋友将士,爱国猎、爱马也爱酒色。”这样,就使得《蒙古帝国》的英雄们,戴在头顶上的王冠闪耀着金色的光芒,身上同时弥漫着普通人的色彩,读者阅读起来感到更加信服。

在《蒙古帝国》中,一批女性英雄的出现,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其中,婉嫣在阿力麻里保卫战中的运筹帷幄,察必在忽必烈涉身权变时的大义与果敢,欧乙拉在沙哈鲁面临重重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作为蒙古乞颜部李儿只斤黄金家族的后裔,包丽英是站在世界历史文化的立场上创作《蒙古帝国》的。在她的笔下,祖先们作为英雄们的居功至伟与外甥失误,作为统治者的多谋善断与上下其手,作为民族代表的博大精深与狭隘偏执,都有客观精到的描写,不贬、不夸、不饰,不视雄株为蕞弱,不化理美为瑕疵。这对于一个女作家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从《蒙古帝国》中可以看出,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唯美主义文学对作家的影响很深。《蒙古帝国》的语言是经过精心配置的语言,文字的短促、排列、讲究节奏感和内在气韵。当金戈铁马袭来时,句式短促、奔放,有力,阳刚大气;情感融合汇集处,语言柔和、细腻、绵长,玉润无声;长句与短句的交替穿插,恰到好处地顿挫调控,具有点燃读者心中激情的强大功力。汪洋恣肆的铺排与时隐时现的女性意识情趣,在作品中各得其所、相映成趣。该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就在情理之中了。